

廉洁文化小小说征文 关照

一大早，市委组织部牛副部长就给市生态环境局污控处林处长发来一条微信：“千万别放弃！有了第一次放弃，你的人生就会习惯于知难而退；反之则能迎风破浪、勇往直前，绝对是不同人生。记住，大哥看好你！”

一下大气污染问题，想请局长指教一二。”说着，林副处长近乎哆嗦着拿出一份打印文稿。于局长接过一看，题目是《关于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处理的几点思考》，有意加大加粗字体，赫然醒目，材料足有百余页。粗略一翻，笔法老练，论述精确，论点新颖，论据充分，堪称上乘佳作。

迹的对峙，一切都在精心计划之中，空中似乎早有两只鸟儿，抬头却又不见踪影。他忍不住更想要探个究竟，于是又问：“您觉得，城市生活的人们应该怎样避免臭氧空洞的侵害？有什么长效整治方案？”

爱人冯老师发来一条微信：人心最复杂，你一生也无法穷其究竟，顺其自然做好自己就是功德。心情不佳的于局长顿时一阵清明，眼前似乎豁然开朗。

家有兰花香

省城西去一百九十八公里，有一座挺拔的大山，山上曾多次发现名贵野生兰花因而名声在外。半山腰的小村里有一位李姓农户，年轻时就特别喜欢野生兰花，经常将在山上偶遇的野生兰花小心翼翼地挖回家移栽，还自己搭了个大棚培育起兰花来。

石山乡山清水秀、资源丰富，可交通不畅，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。“要致富，先修路”早已成为全乡上下的共识，关键问题还是缺钱。在年初召开的全县人大会议上，纪乡长联络了十位人大代表，提交了一份《关于扶持修建石山乡高速公路的议案》，县人大大将其作为议案转交到县政府。

自酿酒

毋县长脸上露出惊讶：“哦？你们自己也能酿酒，怎么没听说？”纪乡长嘿嘿一笑，说：“还在试验期。今天县长来了，正好请您检验一下，听说您这方面也不亚于专家。”

自己酿制的酒更好。我想，待会把你们自酿的酒带上几箱，我拉回县里，一来可以作工作接待用，二来也可以给你们乡镇企业做做广告，怎么样？”

都说“种花人家子孝孙贤”，这句俗语在他家得到了进一步验证——老李和老婆都没读过多少书，可儿子和女儿都分外争气。儿子高中毕业时，考上了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，女儿也考上了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。再后来，儿子研究生毕业后，考上省里一个重要的部门的公务员，女儿师范大学毕业，主动放弃留在城市里的机会，回到小山村里当起小学教师。

不肯去。守着那些兰花，老李过得也挺称心。但最近，他忽然觉得多了许多陌生人上门来买兰花。不少人还开着豪车，甚至主动提出要高价买兰花。刚开始他还想，可能终于遇上识货的人了，但后来他又觉得不对——通常买东西的人不都是想要更低价，哪有人主动提价的呢？

为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，本报现正开展“廉洁文化小小说征文”。来稿经遴选将在《羊城晚报》花地·微小说版面特设的“清风有道”栏目刊登，并在相关新媒体平台上同步推送。年底，将组织专家评审出优秀作品，进行研讨交流。

“没事，好酒难得。就当是我请大家了。”这时，才有人明白过来：“哦，我就说嘛。这纪乡长打肿脸充胖子，您却假戏真做，希望您日后能明白您的苦心！”

第五张照片——他返乡了。因为他经验丰富，家乡一家外企聘请他做维修部技术主管。我们搬进了新房，儿子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合影

我仿佛西风中一朵枯萎的花，随时准备凋落。住在安宁病房里的病人，都是即将与这个世界告别的人。然而，我并不恐惧。在我心中，人的一生就是一趟单程列车，我只是即将到达终点站。我会在那里静静等候他来与我团聚。

这张结婚照当时被我放在床头。相片里，我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光彩，像阳光下初绽的两朵花儿，闪闪发光。

扔在地上，相册的线面裂开一道长长的口子。以后的几天，我们谁也不理谁。三天后，他拿着相册去外面镶了一块新的线面，重新放在床头。他对我说，我们好久没拍照了，去拍一张合影吧。看着那个修复好的相册，我点点头。我们重归于好，就像这次争吵从未发生过一样。

第三张照片——结婚的第七年。他被提拔为车间主任，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生活正朝着好的方向走，可激情也被柴米油盐孩子的哭闹声冲淡了。



立新 小靳撮

我把我我们的合影装进相册。照片中的我们，瘦削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，像春日枝头两粒蓬勃葱茏的芽苞。

第三张照片——我们返城了。我在一所小学做老师，他接替父母的班，进了工厂做钳工。我的父母坚决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认为两家悬殊太大。可我在一个春天，偷出户口本，和他去照相馆照了张结婚证，去领了结婚证。父母得知后，气得要和我断绝关系。

第四张照片——他下岗了。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日子越过越窘迫。半年后，一个朋友介绍他去南方一家造船厂做钳工，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

第六张照片——退休后，我们去了一直想去的那座古城。吃美食，逛夜市，看灯光秀，我们还请导游给我们拍了很多合影。回家后，我选出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洗出来放进相册。照片上的我们，脸上洋溢着苦尽甘来的兴奋和喜悦，像深秋的两片红叶。

年初，我被查出肿瘤晚期，医生说时日不长。在生命倒计时的日子，我被送进安宁病房。我们在同一座城市，相隔不远，却也不能见面了。儿子来看我，见我在翻看相册，笑道：又想我老爸爸了？我点点头。儿子当天就去了养老院看爸爸，还打视频电话给我。镜头里的他，认不出我，一个劲儿问我谁是谁？当我说出名字时，他脸色一震，然后笑起来，不停地呼唤我的名字。我知道，那一刻他是清醒的。